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詩總聞卷六

宋　王質　撰

唐風

蟋蟀

一章

蟋蟀在堂歳聿其莫今我不樂日月其除無已太康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

此感時傷生者也屈氏所謂惟艸木之零落恐美人之遲暮當是徇情為樂故相知相愛者節之為樂無害而不已則過甚勿至于太康常思其職所主勿至于荒常存良士之態然後為善也

二章

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日月其邁無已太康職思其外好樂無荒良士蹶蹶

三章

蟋蟀在堂役車其休今我不樂日月其慆無已太康職

思其憂好樂無荒良士休休

聞音曰莫末故切除直慮切居姬御切瞿其具切

邁力制切慆他侯切

聞人曰舊說此晋也而謂之唐本其風俗憂深思

遠儉而用禮乃有堯之遺風恐非若以晋本唐

堯之都故謂之唐魏本虞舜之都胡不謂之虞

乎唐自古以来稱唐周公滅唐而成王封叔虞

號曰唐叔子燮謚為晉侯非建晉號也自唐叔至靖侯五世史不載年數不知何時為晉當是以燮謚為號晉美名也唐侯謚晉衛侯名晉則晉者其後創起之名安得捨其初封之號而從其創起之名此唐之為唐本無他義也序者見季子之語其有陶唐之遺民乎由此衍意而不細考其詩也此亦謂聲若擬辭不見陶唐氣象總聞曰此士大夫之相警戒者也杜氏所謂人生歡會

豈有極毋使霜露沾人衣

山有樞

一章

山有樞隰有榆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子有車馬弗馳弗驅宛其死矣他人是愉

山木其茂幾時其凋有日所謂此樹婆娑無復生意何不為樂以度日必有事至于無可若何而朋友之間姑道此以開之也

二章

山有栲隰有杻子有廷内弗洒弗埽子有鐘鼓弗鼓弗考宛其死矣他人是保

三章

山有漆隰有栗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樂且以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

子有衣裳弗曳弗婁之類則有財不能用也子有鐘鼓弗鼓弗考之類則有鐘鼓不能以自樂也子有廷

内弗洒弗埽之類則有朝廷不能洒埽也使三者皆

能亦豈所謂修道以正國耶

聞音曰栲去九切許氏讀栲爲槇今作考以考取

聲併與考失之埽𧂐后切考去九切保補尚切

總聞曰舊説以此待君豈事君之道有國有民縱使不

幸而或危能辛苦善下人如句踐以亡爲存可也況未至

於此而勸以姑耽樂延晷刻此豈足言而聖人存之

揚之水

一章

揚之水白石鑿鑿

揚水鄭氏以為湅水逕曲沃流注峻急故曰白石鑿鑿白石皓皓白石粼粼水有石則急此湅水之狀也

揚亦此意恐當以周揚之水為正

素衣朱襮從子于沃既見君子云何不樂

此自翼往沃也當是曲沃密掐翼人而來者未見沃君猶驚疑既見則心安也自桓叔莊伯武公皆與晉

為敵至武公始成毛氏指為桓叔此亦難攷

二章

揚之水白石皓皓素衣朱繡從子于鵠既見君子云何其憂

三章

揚之水白石粼粼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

此密受桓叔之命而不敢告人已獨隂遁也既至則安為詩以自慰其心喜之辭也

闕音曰襮伯各切沃鬱縛切易林揚水潛鑿使不潔白衣素表朱游戲皋沃得君所願心志娛樂正引此詩皓侯各切繡先妙切鄭氏詩有朱衣宵䨮讀如宵鵠毛氏以為曲沃邑未見以語勢推之當是地名漢書鵠澤孟氏音告告古多居沃切憂一笑切命彌并切

總聞曰詩明言沃故引曲沃之事實之他于詩未顯者依其辭繹之意不敢指其事或者附合太過廢太子荼

名公子陽生於魯而立之陽生夜至齊國人知之而皆不言所謂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也此亦難必司馬氏所載晉臣潘父弑昭侯而迎桓叔又陘庭與武公為謀伐晉于汾旁又使韓萬殺晉哀侯又曲沃誘召殺晉小子皆陰謀詭計不敢告人者也世代遥遠文字訛落惟意事稍叶若并然芥以意推又并然欲與事合恐未可為定論也

椒聊

一章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彼其之子碩大無朋椒聊且遠條且

聊姑也姑即其近者采之其香已如此況于遠也大率山林之物深遠者愈芬花草之屬皆然此當是士大夫之賢妻有令譽者以為姑言其美碩大已無與倫碩大已不勝厚若盡言之又不止此聊字遠字可見

二章

椒聊之實蕃衍盈匊彼其之子碩大且篤椒聊且遠條且

西北婦人大率以厚重為美東南婦人以輕盈為美故美女多歸燕趙此稱碩大者蓋其風俗也嘗見北方士女畫圖皆厚重中有妍美態與東南迥不同也大率觀漢蜀與吳越即南北約略可見

總聞曰嘗行關陝道路深秋初冬之間椒香不可勝言

大率漫山瀰瀰無有雜木近道所聞多烈烈而逆鼻自遠傳來者不甚烈烈而頗幽尤可人也秦蜀多相似但秦椒差大而紋低覺蜀椒差小而紋高覺或已摘且致遠者其香十不及二三也

綢繆

一章

綢繆束薪三星在天

三星心星也當是戌亥間此時採薪必有所規也

今夕何夕見此良人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

今夕何夕難逢忽遇之意也後人多用杜氏所謂今夕復何夕共此燈燭光然男子則易為訃婦人將如之何此必旁觀者為辭非扶摘其陰私蓋有所憐也

二章

綢繆束芻三星在隅今夕何夕見此邂逅子兮子兮如此邂逅何

三章

綢繆束楚三星在户今夕何夕見此粲者子兮子兮如此粲者何

闓音曰天鐵因切芻側九切隅語口切逅狠口切

者掌與切

總聞曰毛氏三參星也鄭氏三心星也二說皆通古參字皆作曑言參星有理心字象形言心星亦有理小星三五在東謂心星也今從心星但鄭氏以為三星在天四月中在隅五月中在户六月中隅户在人所處難以

定星候也

杕杜

一章

有杕之杜其葉湑湑獨行踽踽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佽焉

此獨行野樹之間可憐亦有他人可以相同終不若同父親兄弟也同姓族兄弟也獨行之人胡不與兄弟相親行人之兄弟亦胡不與獨行者相助蓋兩傷

有失此無情于彼彼無情于此林莽如此之盛不無驚傷而獨行何也

二章

有杕之杜其葉菁菁獨行睘睘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佽焉

聞音曰比毗志切姓桑徑切古姓讀如星蓋用旁紐

總聞曰無兄弟非無兄弟也與無兄弟同所謂爾有母

遺伊我獨無何者此無所比彼無所助也語意可悲當是旁觀而興憐皆以胡不為辭閒之不知何以咎之也兄弟參差之間必有內赧而生悔者

羔裘

一章

羔裘豹袪自我人居居豈無他人惟子之故

羔裘朝服豹飾戎服羔裘而豹飾其央士人之體如此自我與此人室相近居室也情相深究深也豈無

他人相定交而有所不忍舊不可忘愛不可替也

二章

羔裘豹褎自我人究究豈無他人惟子之好

聞音曰好呼候切

聞字曰褎舊說服飾盛也又說猶袪也今考古文袖作褎音袖說文又音狖恐是字轉

總聞曰此朋友切責之辭切責之中忠厚所寓此風亦可嘉也

鴇羽

一章

肅肅鴇羽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悠悠蒼天曷其有所

集則有羣苞則有食今稷黍不種父母不能養為人而不如鴇有感興悲無所赴于人而愬于天也

二章

肅肅鴇翼集于苞棘王事靡盬不能蓺黍稷父母何食

悠悠蒼天曷其有極

三章

肅肅鴇行集于苞桑王事靡盬不能蓺稻粱父母何嘗

悠悠蒼天曷其有常

當是王所于侯國有所徵發故曰王事

聞音曰行戶郎切

聞物曰苞始出之芽也說文苞草也集韻木叢生

曰枹通作苞禹貢草木漸包上旁不從草木當

從禹貢包有初生意

總聞曰詩以種藝爲辭當是農民爲民而從王事亦固其分有其地不當徵而徵者故曰曷其有所有其數至頻而不止者故曰曷其有極有其期當更代而不得者故曰曷其有常曷其何其也問天之辭也

無衣

一章

豈曰無衣七兮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

二章

豈曰無衣六兮不如子之衣安且燠兮

禮上公侯伯七命其國家宫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

七為節王之三公卿六命其國家宫室車旗衣服禮

儀亦如之衣七者侯伯而為上公之儀也衣六者卿

而為王三公之儀也其上不敢求九命而求七命又

不肯求五命其次不敢八命而求六命又不肯求四

命鄭氏非變七言六謙也七者其君求上公之禮也

六者其臣求王卿之禮也皆卿其中求之務必得也
總聞曰此與旌節吾自有要假長安本色何果然有可
恕者三其君不敢求上公之極禮而求其次禮上公三
太也其臣不敢求三公之極禮而求其次禮三公三少
也皆虛其上而求其次一可恕也以為安則吉不安則
凶安則燠不安則凶以上之命為安二可恕也因使者
以請命不敢抗天子以專達三可恕也此必晉之任國
事挾機數之人然聖人不弃猶有愈焉者也

有杕之杜

一章

有杕之杜生于道左彼君子兮噬肯適我

此當是山林之君子杕杜生道左道周而未嘗剪除是無招來之跡及於山林也冀其自至誠難

中心好之曷飲食之

好賢果出于真心縱未能共位治職盍少通勤渠上之人徒恡君子之不來而不知君子豈肯無因而輕

至也韓氏所謂無求于人其肯爲我來邪

二章

有杕之杜生于道周彼君子兮噬肯來遊中心好之曷飲食之

聞音曰以之相叶亦可若正古音則好祖似切以子得音食豢菌切與好相叶也大率當隨韻以類求之

聞物曰兩詩連及杜又皆稱杕其措辭全同恐是

其人同所其地多此物故皆指以興辭令甘棠黎也大率詩同辭者必其事相涉其地相連其意相符其語相傳無有偶然者

總聞曰繼眔繼肉雖非所以致賢然其意必有以將之商山已絶世亦以辭幣而来噬不肯之確也今人猶作此意

葛生

一章

葛生蒙楚蘞蔓于野予美亡此誰與獨處

此君子出役而不歸婦人獨處而興哀也毛氏夫從征役弃亡不反其妻居家而怨思尋詩有思無怨葛蒙楚蘞延蔓想像其所沒之地也鄭氏君子從軍未還未知死生尋詩已知決死不復疑生下章角枕錦衾毛氏禮夫不在斂枕篋衾席韣而藏之鄭氏夫雖不在不失其祭攝主主婦猶自齊而行事大似不必爾也平時衾枕同宵今見衾枕而不見人此所以不

能旦也傷之極也

二章

葛生蒙棘蘞蔓于域予美亡此誰與獨息

三章

角枕粲兮錦衾爛兮予美亡此誰與獨旦

四章

夏之日冬之夜百歲之後歸于其居

五章

冬之夜夏之日百歲之後歸于其室

鄭氏思者于晝夜之長時尤甚其說甚佳

聞音曰野上與切夜羊茹切居姬御切

總聞曰生無可見之日死有相逢之期此詩傷存悼沒最哀又非大車生則異室死則同穴之比也

采苓

一章

采苓采苓首陽之巔

尋詩恐專是申生之事

人之為言苟亦無信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

首陽夷齊逃孤竹之命避武王之恥所隱之地也當是國人憐申生不欲其死而欲其逃以為其讒少待而自明也人為誣罔之言苟不信則見捨倘無此則何所得而為之必有時而窮此可姑遲不必遽就盡也

二章

采苦采苦首陽之下人之為言苟亦無與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

三章

采葑采葑首陽之東人之為言苟亦無從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

苓茯苓也苦苦菜也葑蕪菁也可食亦足以充飢而待讒之消親之悟也

聞音曰巔典因切說文以顛得聲集韻顛典因切易林日生阜巔鄉昧為昏小人成羣君子傷倫鐵因審切信斯人切下後五切其餘皆助辭然旃焉相叶

聞跡曰首陽山在河東蒲阪縣雖逃亦不越境未大傷義也

總聞曰左氏驪姬謂申生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申生祭于曲沃歸胙于公公田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

之祭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太子或謂申生子辭君必辨焉申生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曰子行申生曰君寔不察其罪被此名以出人誰納我乃縊杜氏毒酒經宿輒敗而經六日明公之惑當以六日之狀自理是知其譖易明縱未必辭且少待之則六日之譖自露申生亦以為辭姬必獲罪六日之譖蓋易辨也采苓之詩必左氏所謂或人者也雖姓名不著必識事通方愛賢嫉惡之人也

秦風

車鄰

一章

有車鄰鄰有馬白顛未見君子寺人之令

此謀臣策士以車馬招致而來以寺人傳辭而見當是秦已懐此意求此人而共畫此事也

二章

阪有漆隰有栗既見君子並坐鼓瑟今者不樂逝者其

臺

三章

阪有桑隰有楊既見君子並坐鼓簧今者不樂逝者其亡

言土地饒衺如此豈可虛度此生也

聞音曰顛典因切令力呈切臺地一切

總聞曰秦蓈心巳久有志有人有勢積久恢崇安得而不成惟其造端以傾而不以正故末流亦異常也後世

惟漢造端稍正崛起匹夫之中而取諸羣雄之手故末流亦不至太甚王氏十餘年而光武興曹氏同時而先主興百餘年而宋武帝興六百餘年而漢高祖興其他假名旁系不可勝數凡以秦建號者皆不旋踵苻堅近有道之君秦近升平之世然一敗塗地此不類亡國而甚于亡國求其故而不可得特以兩國號而推天意人情略可見也或以逝者其臺逝者其亡附合西戎殺秦仲世父報西戎之事似亦有理但細考世父怨西戎甚

深曰戎殺我大父仲我非殺戎王則不敢入邑所謂竝
坐鼓瑟竝坐鼓簧優游燕樂非狹隘之狀姑載于此

駟驖

一章

駟驖孔阜六轡在手公之媚子從公于狩

媚子嬖姬也婦人亦爾男子可知鄭氏以媚子爲賢
者言襄公親賢使果親賢造端必不如此

二章

奉時辰牡辰牡孔碩公曰左之舍拔則獲

辰早也早出即有獲凡射左射最難軍旅自習一種

左射者

三章

遊于北園四馬既閑輶車鸞鑣載獫歇驕

既事則遊北園也獫長喙之犬固然而歇驕短喙可

疑此類多從犬二字皆無從犬者大率漢儒之學喜

分耦為辭有長喙必有短喙恐從意而生歇息也驕

懶也言犬用力多犬纔息則懶無壯氣也皆遊北園之事也

闕音曰阜符九切狩始九切碩常約切獲黃郭切

闕字曰駟馬四馬同恐四當從馬通用亦可

總聞曰秦仲始大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猶之可也西人田狩之事園囿之樂蓋其常俗不必始命方有

小戎

一章

小戎俴收五楘梁輈游環脅驅陰靷鋈續文茵暢轂駕我騏馵言念君子温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心曲

此君子當為士大夫也再言温其可見

二章

四牡孔阜六轡在手騏駵是中騧驪是驂龍盾之合鋈以觼軜言念君子温其在邑方何為期胡然我念之

詩有字闕而意足方何為期鄭氏方今以何時為還期乎其中闕兩三字胡然我念之鄭氏何以然了不

來也其中亦闕兩三字又一句讀作兩句乃有意鄭
氏若此類皆得古為多也
三章
俴駟孔羣厹矛鋈錞蒙伐有苑虎韔鏤膺交韔二弓竹
閉緄縢言念君子載寢載興厭厭良人秩秩德音
當是婦人之君子温粹精肅而從事于兵馬之間戎
狄之境婦人所以動念也
闡音曰驅居懼切續辭屢切阜符有切中諸仍切

劉氏闗中以中為烝驂疏簪切邑旁紐作倚叶

子鐏殊倫切弓姑弘切

總聞曰戎兵車也孔氏從前行者謂之大戎引詩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從後行者謂之小戎引此小戎俴收恐非大率在中軍者元戎元戎十乘以先啓行者建元戎之表識者也所謂平旦建大將旗鼓行出井陘口是也在左右前後者小戎今其物凡十有八俴收一也五楘二也梁輈三也游環五也脅驅六也陰七也靷八

也鋈續九也文茵十也暢轂十一也龍盾十二也觼軜十三也厹矛十四也鋈錞十五也虎韔十六也鏤膺十七也緄縢十八也此詩止是行邊講武故止用小戎車則伐㳄言軨淺也馬則伐駟言甲淺也交韔言弓在房也合盾言刃相向就束也彔詩皆無戰迹不然則是戒嚴為備也

蒹葭

一章

蒹葭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遡洄從之道阻且長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央

所謂伊人講聞而未見躊躇而忽見故發此辭遡流而求不可得順流而求忽得之當是訪尋稍久至此秋而如所願有驚喜之意蒹葭霜露記時

二章

蒹葭凄凄白露未晞所謂伊人在水之湄遡洄從之道阻且躋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坻

三章

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謂伊人在水之涘遡洄從之道阻且右遡游從之宛在水中沚

聞音曰采此禮切涘羽禮切右羽軌切

總聞曰秦興其賢有二人焉百里奚蹇叔是也秦穆初聞虞人百里奚之賢自晉落楚以五羖羊皮贖之因百里奚而知蹇叔曰蹇叔之賢而世莫知使人厚幣迎之所謂伊人豈此流也耶凡所講解皆不見

終南

一章

終南何有有條有梅君子至止錦衣狐裘顔如渥丹其君也哉

有條有梅梅當作枚字轉古字亦通用以條計以枚計皆可以為宇也下章有紀有堂紀極也會也堂屋也明也言其材皆中為此也得地如此而又儀服之盛位號之隆初其君也哉次壽考不忘皆戒勸之辭

也

二章

終南何有有紀有堂君子至止黻衣繡裳佩玉將將壽考不忘

言自此以往至老不可忘王恩也

聞音曰裳渠之切哉將黎切

總聞曰陸氏以條為稻柚也以梅為柟荆曰柟楊曰梅柚渡淮成枳梅成杏今終南之所生有條有梅而材實

皆成此終南被美化也終南有此無此固未可知要不必及此也

黄鳥

一章

交交黄鳥止于棘

註闕

誰從穆公子車奄息惟此奄息百夫之特臨其穴惴惴

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二章

交交黄鳥止于桑誰從穆公子車仲行惟此仲行百夫之防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三章

交交黄鳥止于楚誰從穆公子車鍼虎維此鍼虎百夫之禦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

人百其身

闇音曰穴戶橘切天鐵因切行戶郎切

總聞曰聖人終書以秦誓觀其辭知其人也顧豈収其良以從其死何等所為秦人尚義重恩不勝所感而忘其軀亦未可知或謂如晉明之殺王戓吾不能獨死請子先之三人者百夫之特之防之懙慮不肖事少主致後患也識者更詳但尋詩止見三人從穆公之迹不見穆公収三人之狀所以不敢盡信左氏所傳也

晨風

一章

鴥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此賢人居北林者也當是有舊勞以間見棄而遂相忘者也欲見其君吐其情又不得見所以懐憂久而至于如醉者也

二章

山有苞櫟隰有六駮未見君子憂心靡樂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三章

山有苞棣隰有樹檖未見君子憂心如醉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如何如何甚憂疑之辭雖疏而亦未安也晨風飛空樓樹自恨不如也

聞音曰風孚愔切櫟歷各切

聞物曰晨風鸇也大率鷹鸇之屬喜侵晨乘風蓋
所稟俊健恐以此得名晨或從鳥隹省文駮毛
氏如馬鋸牙食虎豹集韻廣韻皆同廣韻直指
為六駮獸而能食虎豹豈是與人相近之物又
以六言何故其數拘此假使有此之數則北林
豈可居之地六當作陸駮當作駮雜之駮言陸
地樹色交雜也此詩皆引常木而此獨引異獸
不倫孔氏疑此以駮為梓榆也其皮青白大率

樹花葉皮實雜色甚多不獨梓榆也集韻校枋也枋木也可以為車馬恐當為木字從交者多音角較字銨字是也駮恐為校未可知六為陸則無疑也王氏言氏據所見言之或可從

總聞曰此必北林之賢者與人相逢問何如也大率居山林遠市朝所謂理亂不知黜陟不聞故有所逢則有所問蓋其心之所抱而不能自已者也如何繼以如何急問之欲急知也此人當是操心危慮患深未能忘懷

于世者也

無衣

一章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于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

與此天子之使所言者也當是其君受終南命服而

其臣未得以為不足吾君勢力如此豈無此服能與

子同適王命徵師旅願整戎從事與子俱匹俱起俱

往蓋欲結知于使者致辭于王也此與晉無衣豈曰

無衣六兮同意

二章

豈曰無衣與子同澤王于興師脩我矛戟與子偕作

三章

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于興師脩我甲兵與子偕行

聞音曰袍步謀切澤徒洛切禮土及其宅水歸其壑昆蟲毋作草木歸其澤宅澤皆鐸音戟訖約切釋名戟格也漢儒之學大概如此音各兵脯

沚切行戶郎切

總聞曰秦之君臣如此雖藉王命以張國勢實以機鈞致其權而又以力操竊其命也古者擅國而他有所圖大率多師此法故秦晉兩無衣事同辭亦同但彼辭差婉而此辭又健也

渭陽

一章

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

二章

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贈之瓊瑰玉佩

聞音曰思新齋切佩蒲枚切

總聞曰秦康公在位晉文公出亡自文公下世秦晉交惡當是有感其夙好而恨其不終也秦自秦仲莊公襄公文公寧公出子武公德公宣公成公穆公康公以終南可歸襄公以三良可歸穆公以渭陽可歸康公其他以車鄰歸秦仲以駟鐵小戎蒹葭歸襄公以晨風權輿

歸康公而無衣又無所歸其餘八君皆不在有詩之數當是亦以詩附事或無所附而强為辭者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是也有可附而誤附者好攻戰亟用兵而不與民同欲是也後之觀詩者于文既無所考于序又不可全憑惟精思細推至無可奈何而後已然事實雖亡物情猶在則亦未至于甚無可奈何也

權輿

一章

於我乎夏屋渠渠今也每食無餘于嗟乎不承權

輿

二章

於我乎每食四簋今也每食不飽于嗟乎不承權

輿

夏屋設食之地四簋設食之器也

聞音曰簋已有切飽補攪切

總聞曰秦自秦仲以來皆以致禮招才屈己下士為事

自武公從死至六十六人而穆公尤高高以待覆師者三師食馬者三百餘輩推之可見其從死至有七十五人後人信難繼也康公得隨會而縱使歸其異于穆公用百里奚抑亦遠矣前人所舉過絕而後人所舉不繼無怪人情與彼此感始末故曰君子之行為可傳也為可繼也

詩總聞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詩總聞卷八七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邱文愷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潘奕雋

謄録監生臣胡澄

詩總聞卷七

宋　王質　撰

陳風

宛丘

一章

子之湯兮宛丘之上兮

宛丘在陳郡陳縣說文丘上有丘為宛丘歐陽氏今

地形則然說文又謂宛中為宛丘毛氏四方高中央下郭氏中央隆高一丘而背馳如此恐止是宛轉之狀

洵有情兮而無望兮

我于君信有情者望其為良也終無望者度其必不能如願也此士大夫之辭

二章

坎其擊鼓宛丘之下無冬無夏值其鷺羽

三章

坎其擊缶宛丘之道無冬無夏值其鷺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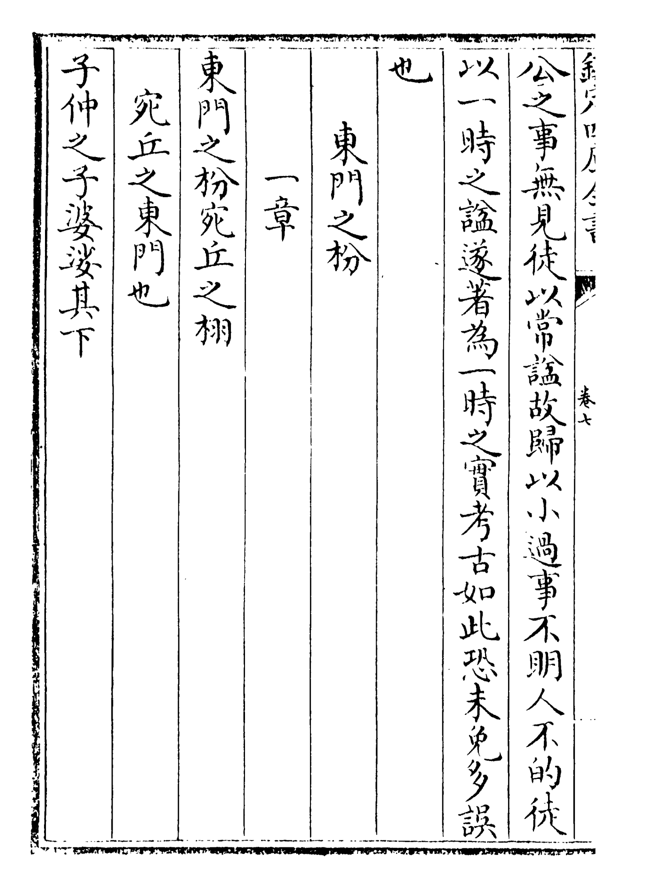
聞音曰湯徒侃切毛氏訓蕩音亦當然下後五切

聞字曰湯當作蕩字轉亦可通用

聞用曰此羽不專用以為翳凡儀仗皆可易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翿則為翳舞者所執也

毛氏皆以為翳未當

總聞曰冬夏極寒暑之時人所鮮出而常相值無時而不出也幽公之事無見徒以惡謚故歸以大過亦猶僖



公之事無見徒以常謚故歸以小過事不明人不的徒以一時之謚遂著為一時之實考古如此恐未免多誤也

東門之枌

一章

東門之枌宛丘之栩

宛丘之東門也

子仲之子婆娑其下

子仲子之仲也之子又仲之子也必指一人而其姓氏無考徘徊東門樹下待所期婦人也

二章

穀旦于差南方之原不績其麻市也婆娑

差擇也選善日而擇所適之地惟南原為吉故癈女事而徘徊東門市中待所期男子也吳氏此章第一第三第四句用韻第二句不用韻他未有此例固不必以例求然原今人猶呼衢靴切未嘗不叶也世傳

杜詩不讀萬卷書不行一萬里不可以觀而況古詩包羅萬宇上下數千年誠未易輕易也

三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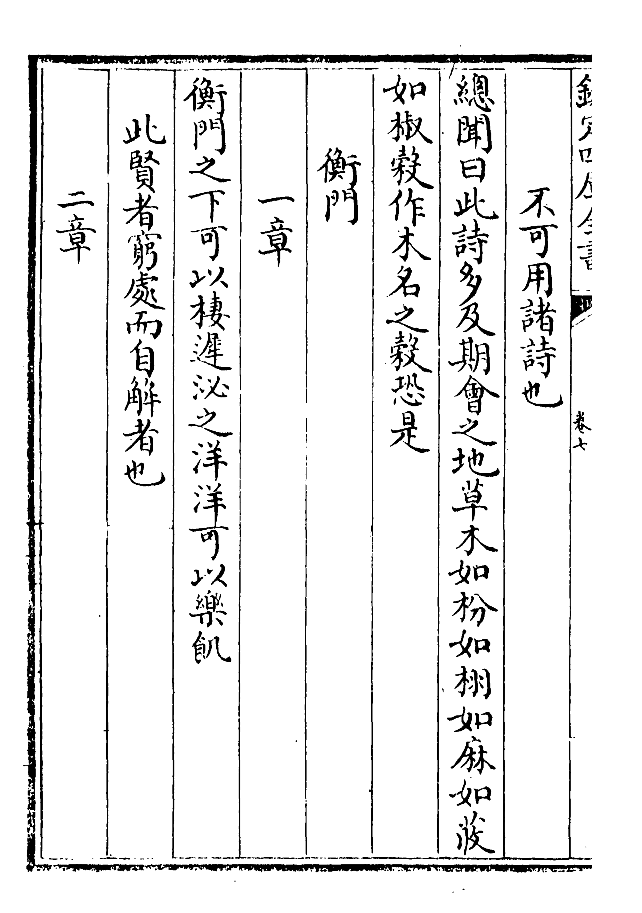
穀旦于逝越以鬷邁視爾如荍貽我握椒

既善日至期則逝言相隨而適也鬷釜屬言越境攜釜而行也荍紫葵也椒顆椒也皆道旁所有言用相娛悅男指女色如葵女指男芬如椒也

聞音曰下後五切差七何切麻謨波切邁力制切

聞物曰穀或作楮木也言男女指樹為誌有穀者所聚之地所行之途也如此則旦作且當從徐氏

聞人曰毛氏以擊鼓有從孫子仲遂以此子仲為陳大夫以擊鼓序為公孫文仲故以此原為子仲之氏不知何所見而言春秋魯莊二十七年公子友如陳葬原仲恐是因此杜氏原仲陳大夫也原氏仲字也杜氏則可用諸春秋毛氏則



不可用諸詩也

總聞曰此詩多及期會之地草木如枌如栩如麻如荍如椒榖作木名之榖恐是

衡門

一章

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飢

此賢者窮處而自觧者也

二章

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其取妻必齊之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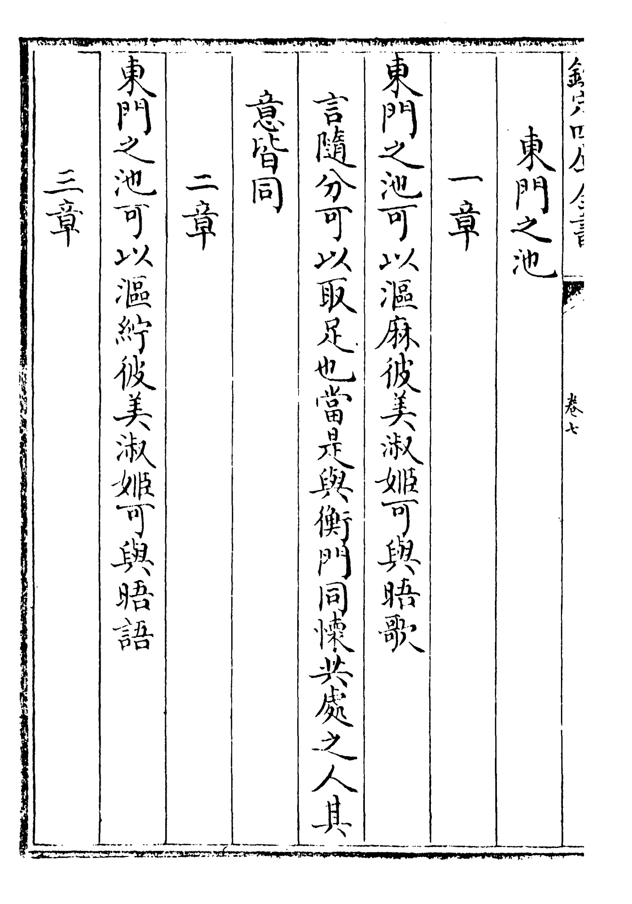
位重則享珍品勢隆則援名族雖窮處無此下魚亦可味畀族亦可昏也

三章

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取妻必宋之子

闢跡曰泌在南陽泌陽縣斯人當是居此

總聞曰當是或勸賢者設人爵賢者設辭道情以酬之言不必也



東門之池

一章

東門之池可以漚麻彼美淑姬可與晤歌

言隨分可以取足也當是與衡門同懷共處之人其意皆同

二章

東門之池可以漚紵彼美淑姬可與晤語

三章

東門之池可以漚菅彼美淑姬可與晤言

姬女别名不必言周姓王姬

聞音曰麻𧬊波切紵眞吕切菅居賢切

聞用曰漚麻漚紵可緝爲野服漚菅可緝爲野具

皆女事也言窮妻能同野趣作野工自見其爲

淑姬也諺云是眼有西施

總聞曰皆言可者如是即可何必他求此安分君子之

辭孔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

求從吾所好過涪陵見古寺題譙可翁三字必譙定也

其詳見祠堂記

東門之楊

一章

東門之楊其葉牂牂

楊黃楊木也葉盛春深之時

昏以為期明星煌煌

言飲酒無度也約昏而罷逮曉而未已明星啓明曉

星也

二章

東門之楊其葉肺肺昏以為期明星晳晳

在暗不認樹葉認樹葉必明也可見其飲酒達旦也

此與其桐其椅其實離離同意認樹實亦必明也

聞音曰晳之世切

總聞曰多稱東門此必宛丘交會之地也楚向陳自南之東轘徵舒于栗門疑即東門也于交會之所戮之示

衆悉覩也

墓門

一章

墓門有棘斧以斯之

墓門之草木樵斧而無人禁之鴟集而無人逐之言凋落荒蕪也

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不已誰昔然矣

是中之人不良其誰不知言甚著也人皆知而所為

不已誰從昔而然言自取如此也悲墓中者也

二章

墓門有梅有鴞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訊之訊予不顧顛倒思予

方其告汝于我不相顧及精神顛倒當思我言謂將死之時也所謂雖悔可追

聞音曰斯所宜切徐氏凡斯皆讀作西訊息誶切

顧果五切予演女切

聞字曰誰當作維訊當作誶之當作止誶止見手

鑑正引此詩

聞跡曰左氏鄭有墓門城門也古人樸城門之外

有塚即曰墓門此恐亦是城門

總聞曰夫恐當作父佗五父也若以為佗須此字以證

之當是陳佗之存已有知厲公之為蔡出而蔡人必不

欲佗立者或以警之而佗不以為虞故曰訊予不顧顛

倒思予

防有鵲巢

一章

防有鵲巢邛有旨苕誰侜予美心焉忉忉

二章

中唐有甓邛有旨鷊誰侜予美心焉惕惕

中唐中塘也塘字之轉通用亦可甓鷿也水鳥鷿鷉

也甓字之轉令行隄之上有鵲巢行邛之上見苕則

動念曰誰欺我所美之人也行塘之上見鷿鷉行邛

之上見綬草則又動念曰誰欺我所美之人也言木上水中之禽卭上之草各適其性何人欺上聽以害賢者使我懐憂不安也

聞用曰鷊今鶂鶃也雜于山水禽草之間無謂此等物亦難以起興

聞跡曰南陽有上唐後改為下溠當亦有中唐地名以中為名極多如曾中卭楚中州大率陳蔡之間呼大為唐故唐州唐縣之名出此審爾防

卬亦地名毛氏但云防地名杜氏西防故城在唐州卬未知所在

聞人曰序以為宣公亦是以事相附司馬氏宣公嬖姬生子欵欲立之而殺其太子欒冦欒冦素愛公子完完懼及禍乃奔齊此信讒何以異於晉獻故以此歸于宣公要亦可從公子完之賢見左氏甚明是誠可美也

總聞曰每章一水隄一山卭一水塘而以廟中路間之

無謂一禽一草而以曠閒之亦無謂此適野而懷賢覩境而生情者也

月出

一章

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糾兮勞心悄兮

二章

月出皓兮佼人懰兮舒懮受兮勞心慅兮

三章

月出照兮佼人燎兮舒夭紹兮勞心慘兮

舒謂徵舒也佼人謂夏姬也當是靈公孔寧儀行父與夏姬宣淫至夜徵舒不無所慙内擾不安病行父似君之言可見僚懰燎皆是姬妍美貌窈糾懮受夭紹皆徵舒繚繞貌悄慅慘皆徵舒憂悒貌也

闚音曰僚虛皎切糾已小切皓胡老切懰般鳥切受待倒切慅七老切慘七到切開元經文以慘為懆引白華念子懆懆說文懆愁不安也

總聞曰佼人以為靈公孔寧儀行父亦可婦人慕男子亦猶男子慕婦人聖人存之者著徴舒君臣之分雖惡母子之義甚正也

株林

一章

胡為乎株林從夏南匪適株林從夏南

何為往株林與夏南相從非往株林與夏南相從也當是往株林也數而同夏南也頻故人疑之蓋有與

徼舒適野通謀者知人有覺而詭言之非之株林之他所也非同夏南同他人也意謂此言可以欺人而不知已覺也靈公之弑不自似女似君之時葢已久也

二章

駕我乘馬說于株野乘我乘駒朝食于株

人猶初意其非真之株者跡其所往則之株也當是有覺者隂察而不肯發亦嫉靈公孔寧儀行父之事

未必不幸其興戕而成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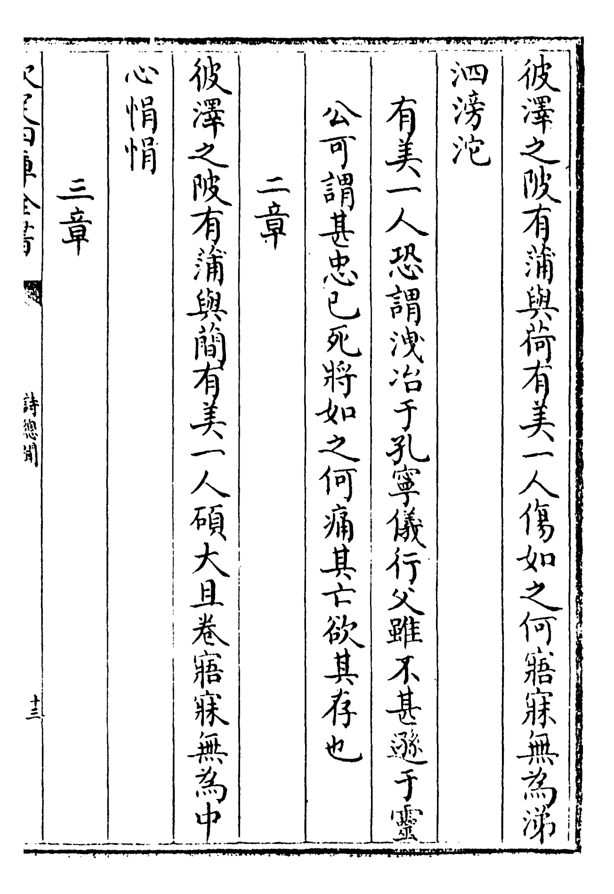
聞音曰南尼心切馬滿補切野上與切

聞跡曰毛氏株林夏氏邑也此特以意推之朝食甚近也當是林巒蔽密之所謂謀于野者也

總聞曰靈公夏姬之事固有而此詩止曰夏南夏南者徵舒也孔氏婦人夫死從子故以夏南言之識者更詳

澤陂

一章



彼澤之陂有蒲與荷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寤寐無為涕泗滂沱

有美一人恐謂洩冶于孔寧儀行父雖不甚遜于靈公可謂甚忠已死將如之何痛其亡欲其存也

二章

彼澤之陂有蒲與蕑有美一人碩大且卷寤寐無為中心悁悁

三章

彼澤之陂有蒲菡萏有美一人碩大且儼寤寐無為輾轉伏枕

寤寐無為言終夕無可為者惟傷悲而已

闢音曰卷其員切悁烏玄切萏徒畝切枕知荤切

闢物曰鄭氏以蕑作蓮恐是三章皆同類同時之物蕑蘭也生陸生春皆不同

總聞曰每章必舉二物初章蒲荷次章蒲蓮三章蒲菡萏殆是孔寧儀行父所謂二子者也二子得地得時競

秀爭鮮而洩冶亡矣彼二子之美不若洩冶之美二子之美美于男女洩冶之美美于君臣孔子葢亦憐之曰民之多辟無自立辟靈公君臣固邪僻也洩冶又自與立邪僻言揭而揚之也為洩冶者隂為之術可也此孔子之意也杜氏以上辟邪也下辟法也一字不應作兩義併載于此

檜風

羔裘

一章

羔裘逍遥狐裘以朝豈不爾思勞心忉忉

羔裘者當是人所敬而去狐裘者當是人所鄙而留去者人情非不思而不能留當是有所不可言而弗得已者徒憂勞傷悼而不能已也

二章

羔裘翺翔狐裘在堂豈不爾思我心憂傷

三章

羔裘如膏日出有曜豈不爾思中心是悼

至此不言狐裘惟專思羔裘而已他人不暇及也

聞音曰膏古報切

聞人曰史伯曰濟洛河潁之間子男之國虢檜為大恃勢與險崇侈貪冒厚者遂以羔裘而歸諸君之好潔以隱有長楚而歸諸君之淫恣又檜詩少見故不能如他詩指名某公某侯而大概稱君使當時知其的必得其人以是知未必有

傳特附合而增加者也無所附合故無所增加

作序者亦未為博極也

總聞曰或其君不可服事或其徒不可同處不去則有不測之憂雖去亦終有不免之患不然何國人忉忉勞心增而為憂傷又增而為悼也度逍遙翱翔者必與以朝在堂者異趣彼在位而此在野人情不無過慮其賢可愛如此

素冠

一章

庶見素冠兮棘人欒欒兮勞心慱慱兮

當是在位之賢宅憂而國事無人任之所以急欲挽出也

二章

庶見素衣兮我心傷悲兮聊與子同歸兮

三章

庶見素韠兮我心藴結兮聊與子如一兮

聞音曰結𢿆貿切從吉以吉取聲說文多用此萠

氏治復一修之吉君子執之心如結

聞訓曰欒欒轉旋不安貌慱慱鬱結不舒貌

聞事曰喪制人之變所惡見而諱言者也今欲同

歸如一而如一尤不美非人情也語勢亦不如

此

總聞曰同歸者欲與偕歸都也如一者欲與均任事也

必其徒相挽蓋亦國人所欲也

隰有萇楚

一章

隰有萇楚猗儺其枝夭之沃沃樂子之無知

萇楚羊桃也雖畀瑣亦可啖何必珍奇也婦但求淑不必求艷夭治也沃澤也此非所以成人家道益人壽考故以無知無家無室為樂言不若無此則無他憂有此必可憂也

二章

隰有萇楚猗儺其華夭之沃沃樂子之無家

三章

隰有萇楚猗儺其實夭之沃沃樂子之無室

聞物曰夭恐是桃之夭夭之夭桃雖夭夭而羊桃亦猗儺蓋自可觀不可見鄙均是桃也夭夭家桃猗儺野桃詩人借辭發興皆相似但彼以有室家為宜此以無室家為樂爾當是風俗有異故人情亦殊也

總聞曰無家無室人道之大闕無知人生之大患細推無家無室雖此欲不遂而此念不斷不若無知之為安樂長久也世傳我在世五十年不知衣裾之下有此珍美故有知不若無知者也

匪風

一章

匪風發兮匪車偈兮

當是在途乘車而遇風有感者也風中在車上最不

安西北人畏之王氏曰是非古之風也發發者是非古之車也偈偈者葢傷之也釋詩者祖之發發飄風非有道之風偈偈疾驅非有道之車釋史者又祖之令之發發者非古有道之風也令之偈偈者非古有道之車也此學之傳古詩殆廢如此此說甚嘉施于此詩人情物態之間有所未合

顧瞻周道中心怛兮

非風飄忽使我不安也非車馳疾使我不安也但顧

趨周之路而傷心爾言西周之地為秦所據也

二章

匪風飄兮匪車嘌兮顧瞻周道中心弔兮

三章

誰能亨魚漑之釜鬵誰將西歸懷之好音

安能亨魚滌釜言志不在食也誰將西適攄此懷寄

好音欲西周之人知人情不忘故壞也

聞音曰飄匹妙切嘌匹妙切鬵徐心切

聞用曰鬻亦釜屬似甑籀文象形

總聞曰當是關中之人為山東之客者其知友送歸以此寄懷輸情殆賢者也詩言周道甚多皆謂西也人情不忘西如此豈非千餘年習熟之久二三聖人陶染之深難遽忘耶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聖人此情蓋天下同情也自周以後有漢至今夷狄猶以漢為辭內地人則曰漢兒內地地則曰漢界至今臣僚兼用南北內地人則曰漢官孝文光武稍類舊周之氣象故人情

亦頗似之此殆非偶然者何况于周此孔子終以西周

為巳任也

曹風

蜉蝣

一章

蜉蝣之羽衣裳楚楚心之憂矣於我歸處

言蜉蝣之蟄其羽似小人之治其衣裳疾之辭也蜉

蝣其生能幾豈不可憂若欲免禍不若即我所歸而

處欲其退匿休闢少避衆怨也此君子憐小人而欲
安其餘生也當是此君子與此小人必有親情或有
售分故為之諱如此亦長者存心也

二章

蜉蝣之翼采采衣服心之憂矣於我歸息

三章

蜉蝣掘閱麻衣如雪心之憂矣於我歸說

掘閱挑撥貌管子曰掘閱得玉恐當時常談如此言

小人意氣發揚也說猶舍息也音雖取叶義則故存

此與名伯所說之說同但叶有異也

闓音曰服蒲北切說欲雪切

闓物曰蜉蝣亦曰渠略多生溝渠水上纔生即死

故曰蜉蝣又曰渠略

總聞曰此必在野之君子也以己所處為避患之所静

地誠吉壤也

候人

一章

彼候人兮何戈與祋彼其之子三百赤芾

候人道路之官也之子朝廷之官也戈祋護衛而赤芾陪從又赤芾如此其多足見其人之勢盛也

二章

維鵜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其服

三章

維鵜在梁不濡其咮彼其之子不遂其媾

四章

薈兮蔚兮南山朝隮婉兮孌兮季女斯飢

當是小人盛服以迎婦者也國人見鵜則曰鵜已飽而在梁不復沒水求魚也言小人雖飫樂如此顧不勝其衣欲其病也顧不成其婚欲其判也疾之辭也見山雲則曰山木茂而雲氣升言小人雖振盛如此而其家有未嫁之幼女無養而抱飢者也言忍而無親也亦疾之辭

闡音曰祋都外切芾甫味切芾韠也集韻亦作市作韍作芾皆分物切去韻亦有芾小也芾草木也皆博蓋切雖當從分物而祋說文引詩何戈與祋鄭氏雖引詩何戈與祋以為綴集韻皆都外切芾當用去韻世用此多叶分律蓋用紱黻芟吴氏所疑亦似過也服蒲北切

總聞曰鵜梁南山皆候人迎送之路所見者也旁觀必有不平之心故有不堪之辭

鳲鳩

一章

鳲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

此言夫婦皆得美于國人也淑人婦人君子夫也其儀既一而不變其心亦固而不解蓋夫婦相得也

二章

鳲鳩在桑其子在梅淑人君子其帶伊絲其帶伊絲其

弁伊騏

三章

鳲鳩在桑其子在棘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

四章

鳲鳩在桑其子在榛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胡不萬年

當是國君尋詩正是四國胡不萬年皆譽上之辭

聞音曰結激質切絲新齎切國越逼切年禰因切

聞字曰絲婦之帶騏夫之弁也說文騏作琪字轉

聞物曰俗傳惟鳩育子多七數初亦未信家居近山木試探數巢果然禽獸一鳥曰隹二鳥曰雔三鳥曰朋四鳥曰乘五鳥曰雁六鳥曰鶂七鳥曰鳦八鳥曰鸞九鳥曰鳩十鳥曰鶵今鳩七子併夫婦為九故其字從九古傳儻細推自見彼亦不徒然也

總聞曰鳲鳩之子可數同在桑未離巢也在梅在棘在榛則其子長成而分飛他樹矣此春夏之交當是淑人君子成昏之時也

下泉

一章

冽彼下泉浸彼苞稂愾我寤歎念彼周京

稂蕭蓍皆陸草陸草遇水則悴此必當時濤水泛溢人情不安也三章皆言周京京周京師專為在都不

指他所此必曹人之在林野者故皆及泉言冽野之深者也下地之卑者也言稂蕭蓍皆野植也如此而有念王都之心憂人主之意其爲不遇之君子審也語勢亦非常人之辭

二章

冽彼下泉浸彼苞蕭愾我寤歎念彼京周

三章

冽彼下泉浸彼苞蓍愾我寤歎念彼京師

四章

芃芃黍苗陰雨膏之

陸草畏水田禾喜水當是初夏大雨漲水盛夏反無也故陸艸田禾皆病思盛時雨澤適時蓋謂上有文王下有郇伯之時也

四國有王郇伯勞之

郇伯文王之子也昔時上有文王下有郇伯當時氣候皆正雨澤皆調蓋君臣皆良故天人相應也傷今

皆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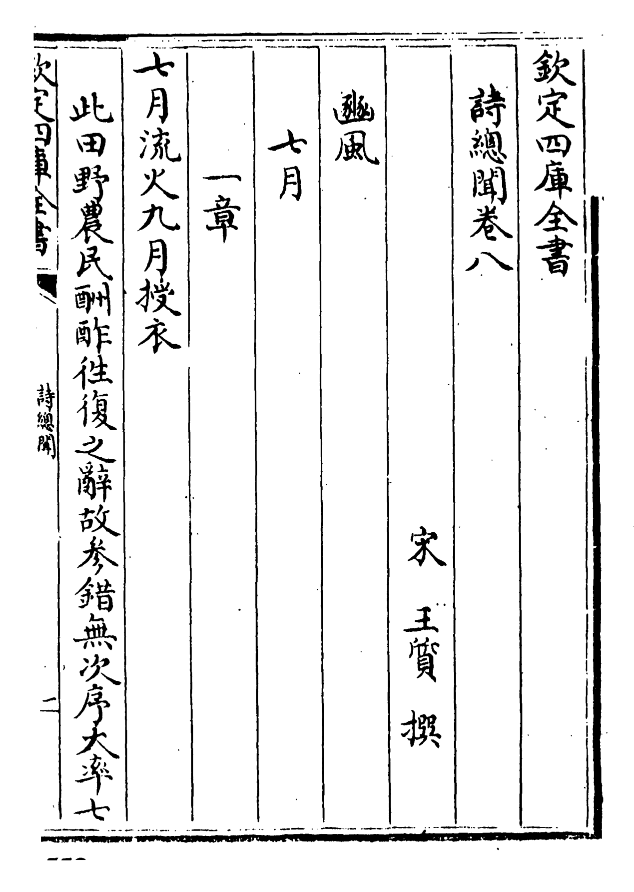
聞音曰京居良切蕭疎䳍切師霜夷切膏古報切

勞力報切

聞跡曰郇伯所封在猗氏縣

總聞曰易林下泉苞稂十年無王郇伯遇時憂念周京正引此詩當是厲王在彘之時在彘凡十五年十年無王豈非此際也耶言郇伯遇時今有如郇伯者而于時不遇但憂念周京而已作此詩者必斯人也

詩總聞卷七



詩總聞卷八

宋 王質 撰

豳風

七月

一章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

此田野農民酬酢往復之辭故參錯無次序大率七

月至九月一歲之食已畢一冬之衣又辦相與各道其生業指時指物不一而足卒之躋堂稱壽以答上也

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無衣無褐何以卒歲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

民或言曰自七月有寒之漸九月寒事當辦無以禦冬何以卒歲歲既卒陽已深則于耜舉趾饁田以次而至也

二章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遲遲采蘩祁祁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

民或又言曰自七月變候九月卒歲之計已備春來男已不可離田女當采桑育蠶男女各分職也女見物變覺年長所以傷悲人常情也公子適野勞田者也女與同歸喜觀公子之儀容徒御隨其後而還也

三章

七月流火八月萑葦蠶月條桑取彼斧斨以伐遠揚猗彼女桑

民又或言曰自七月萑葦將成八月可采儲蠶薄待蠶月時至則采桑從事也條桑南人謂之梯桑枇桑北人謂之穿桑采桑止取葉不伐條也正月以後即爲之將近蠶月也

四章

七月鳴鵙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爲公子裳

民又或言曰自七月有麻事之漸八月可績以奉公子爲先併絲麻而結于此章也染采必向陽藉日色也今染人猶然

五章

四月秀葽五月鳴蜩八月其穫十月隕蘀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爲公子裘二之日其同載纘武功言私其豵獻豜于公

民又或言曰自四月五月有稼事之漸八月可刈十

月天寒葉凋可趣野事之時仲冬始出季冬再出過是則春野事休田事起西北非皮不可禦寒緜布皆不足當之小民以羊豕等皮大民以狐狸等皮故絲麻為公子之裳狐狸為公子之裘所自用者豵之類也野豕一歲為豵言皮薄也三歲為豜言皮厚也野豕多得稚者力弱易制也少得大者力健難獲也以難得者奉上也

六章

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穹窒熏鼠塞向墐戶嗟我婦子曰為改歲入此室處

民又或言曰自五月一陰之生更六月至十月而陰氣已盛穹窒熏鼠塞向墐戶將改歲而入此避之也

螽莎雞蟋蟀皆類蝗螽今蚱蜢莎雞今促織蟋蟀亦促織但促織聲如云西西蟋蟀聲如云習習尋詩既莎雞蟋蟀同種則螽當亦是同種或螽所化未可知

俗言蚱蜢食蝇乃化蟋蟀識者更詳

七章

六月食鬱及薁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剝棗十月穫稻為此春酒以介眉壽

民又或言曰自六月鬱薁可食其他以次而有十月初寒可以釀酒之時穫當作濩浸米為醪也春酒冬飲而春生非春始為也毛氏凍醪令臘醅也

八章

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月叔苴采荼薪樗食我農夫

民人或言曰自七月又有瓜可食以至苦菜皆可亨飪以勞久苦之農夫也毛氏叔拾也如此則當為椒

九章

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麥

場圃植果蓏也擣之使堅恐果蓏之株為風所拔也納入也今輸官猶有此稱納禾入官禾倉納氷入官

氷室幽俗愛君親上故遇事先公後私絲麻狐狸先

獻公黍稷重穋禾麻菽麥先納公以至宮功皆先于
乘屋其末則朋酒殺羊而獻公堂躋俗如此美也
嗟我農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
上令赴役猶有此稱執令作役猶有此稱自十月而
輸官之物皆足總禾麥而結之此章也此詩涉民甚
切故多凡談但久遠無由盡曉
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西北小民多茅屋將寒則采茅絞索繫之不爾大風

蟄卷去今猶如此謂之蛇索言索如蛇也芒種節後始播種又以四月結之也

二之日鑿氷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

氷最在後非民事也以二月結之自此以後須氷刷氷民不與也

九月肅霜十月滌場

滌猶言刷秋水用盡則刷氷室以待來年之藏冬禾

収盡則滌木場以待來年之耕今人猶言洗厨言収之盡也滌場同意

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

朋酒醵酒也醵酒享羊升公子之堂獻公子之壽一歲之事畢也禮籥章掌土鼓豳籥中春晝擊土鼓歈豳詩鄭氏豳風七月也鄭氏自七月流火九月授衣至殆及公子同歸為豳風國祈年于田祖吹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鄭氏豳雅亦七月也鄭氏自七月流

火八月萑葦至以介眉壽為豳雅國祭蜡則歈豳頌擊土鼓以息老幼鄭氏豳頌亦七月也鄭氏自七月食瓜八月斷壺至萬壽無疆為豳頌不知如何分一詩作三種禮瞽矇諷誦詩世奠擊鼓琴瑟誦也詩也各有聲也此二聲四器也先諷其辭而後入鼓鐘奠鼓也擊鐘也世曳長也又入琴瑟籥章所謂豳詩以鼓鐘琴瑟之聲合籥也禮笙師歈竽笙塤籥簫篪篴管舂牘應雅此十二器也籥章所謂雅以雅之器之

聲合籥也禮眡瞭播鼗鼓鎛頌磬笙磬此四器也籥章所謂豳頌以頌器之聲合籥也禮諸器諸聲亦在和之所謂凡為樂器以十有二律為之數度以十有二聲為之齊量凡和樂亦如之故逆暑迎寒祈年祭蜡皆全用七月特以器和聲有不同耳大率樂非一器所能合非一聲所能和令此以土鼓豳籥為主鄭氏豳籥用豳地竹詩亦如之鄭氏豳籥豳人吹籥之聲章引禮土鼓蒯桴葦籥伊耆氏之樂此亦有理此

蓋豳地之樂也豳詩豳歌曲也豳雅豳頌皆豳樂器
也合籥而吹之不同擊鼓而節之則同也

聞音曰火虎隈切衣魚紀切發方吹切烈力制切
褐許既切畝滿罪切庚古郎切行戶郎切裘渠
之切野上宇切戶後五切下後五切瓜攻乎切稼
古護切稑六直切麥訖力切陰於容切韭已小切
饗虛良切觥姑黃切吴氏此詩每句用韻誠然
有不可叶者惟曰為改歲嗟我農夫若用許氏

之法亦可歲從示可以示取音叶子夫從工可以工取音叶同既不在韻亦不必徒使以卓見忽古人者空騰口也恐是當時音調又不可不知

鴟鴞

一章

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

二章

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女下民或敢侮

予

三章

予手拮据予所捋荼予所蓄租予口卒瘏曰予未有室家

四章

予羽譙譙予尾翛翛予室翹翹風雨所漂摇予惟音嘵嘵

聞跡曰豳自七月以下皆周公之詩而繫豳周公

生于豳岐之間陶染西俗習貫西音蓋千餘年正氣所傳雖聖人烏能變也當是此詩皆豳音入豳樂鄭氏所謂豳人歙籥之聲章是也古音久絶後人不曉孔子所以繫豳蓋有自然之趣初亦何心非若後人強為穿鑿曲生辭說也魯成九年晉侯見楚囚鍾儀使與之琴操南音今西音不知與古音何如西人吐語敍辭必曰斯又若穢此詩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破斧哀我

人斯亦可想見其風俗也
總聞曰鴟鴞謂管蔡也子謂伯禽也室謂成周也當是
周公在東伯禽在西父子隔絶有不相保之勢言我子
猶可王室為重憂王室將危也下民商徐奄淮夷也乘
管蔡之流言敢見侮而相挻為亂也室家亦成周也言
武王克商二年而病五年而喪饗國日淺初基未固故
曰未有有當如克有常憲之有有諸已之有言永保也
大率欲以哀苦為之感動成王其初欲誚而未敢其卒

乃悔而至泣此詩不為無助也

東山

一章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

徂東往也來自東歸也此其夫來歸與其妻相見叙相别之狀䆮相見之情也王氏征夫懷親戚誰獨無此情昔人從公闕一徂輒三齡此皆夫辭

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枚

言寄征衣而不達也不知在士之中第幾行第幾枚也外事不與內通故不達也

蜎蜎者蠋烝在桑野敦彼獨宿亦在車下

蠋桑蟲也桑生葉則有蟲如蠶而小春時也我獨宿在車下但見桑蟲不見妻也

二章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果臝之實亦施于宇伊威在室蠨蛸在戶町畽鹿場熠燿宵行亦可

畏也伊可懐也

果臝括樓也其實及宇夏時也想女在家果臝伊威蠨蛸其寂如此我在野亦止見鹿場螢火不見妻也故不及宇及室及戶而言場鹿宿則相環外向猶如戰場蓋夜行所見鄭氏此五物去家無人則然甚佳但上三物當施于內下二物當施于外則語意皆順也

三章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鸛鳴于垤婦歎于室洒掃穹窒我征聿至有敦瓜苦烝在栗薪自我不見于今三年

瓜白瓜也近蔕帶苦秋時也穹窒炕也西北人非此不可寢冬時也想女聞鸛鳴則憂我在外而苦雨也洒埽所臥之炕以待我至儲瓜儲薪凡皆待我也

四章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倉庚于飛熠

燿其羽之子于歸皇駁其馬親結其縭九十其儀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

倉庚黄栗留也又春時也見此春鳥追思乘馬親迎結縭相合之時新相見之情與舊相處之情孰優戲之辭也

聞音曰上四句每章為起辭上二句不用韻下二句乃用韻吴氏以為未詳山西人呼曰師又若曰沙今猶有此音山歸未嘗不叶也野上與切

下後五切户後五切行户郎切畏於罪切懐胡

隈切垤地一切窒陟致切年禰因切馬滿補切

嘉居何切

聞物曰陸氏果蠃螘蝣蓋謂草與蟲獸不當相雜

也上章言桑蠋下章言鸛瓜栗新草木與蟲獸

亦相雜言之小究蜾蠃負之皆從虫此皆從果

毛氏良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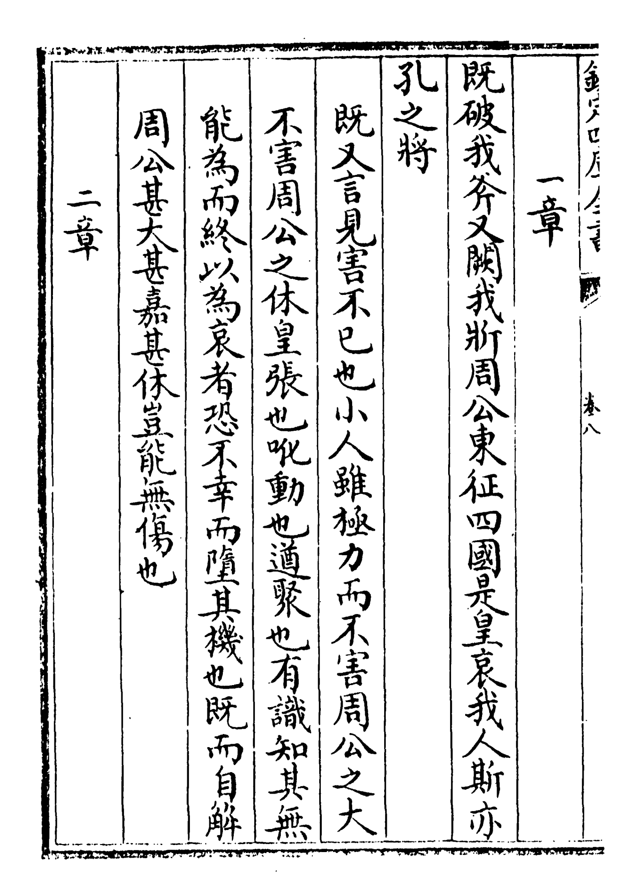
聞跡曰詩自七月以下所繫周公之詩鴟鴞固已

略言之今又載于此周公東征必皆豳岐生長諳慣之人其人作豳樂歌豳曲夫又何恠項氏有楚其在垓下也聞漢軍四面皆楚歌曰漢皆已得楚乎何楚人多也蓋漢高部曲皆關中調發之人秦人而有楚歌此項氏所以悲歌忼慷也力抜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自今觀之四句如今古詩哀泣何由而生而死生何由而决也舉

此以明東山蓋豳人從軍為歌者人諷其辭已足以感人何況其聲惜後人不得聞且不可考也

總聞曰書稱二年詩稱三年尋詩再及春一及夏一及秋一及冬歷五時也當是二年始定三年乃歸攄皇極經世丙戌東征戊子底平則是三年也詩書所言自不相礙

破斧



一章

既破我斧又闕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將

既又言見害不已也小人雖極力而不害周公之大不害周公之休皇張也吪動也遒聚也有識知其無能為而終以為哀者恐不幸而墮其機也既而自解周公甚大甚嘉甚休豈能無傷也

二章

既破我斧又闕我錡周公東征四國是吪哀我人斯亦孔之嘉

三章

既破我斧又闕我銶周公東征四國是遒哀我人斯亦孔之休

闕音曰錡於何切嘉居何切

闕事曰古專征杖鉞黃金飾斧書左杖黃鉞又有大鉞在左者秉之小鉞在右者秉之後世雖執

國之臣止假黄鉞亦未敢當多辭葢黄鉞即君權也不知此時或是黄鉞或是大鉞司馬氏武王殺紂周公把大鉞召公把小鉞以夾武王此行當是黄鉞其位既尊其勢又重于徃時也

總聞曰毛氏四國管蔡商奄此當是三監同亂諸邦竝驂所謂有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静人情見天下之變如此周公之危如此故以為哀也

伐柯

一章

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

伐柯當以斧害周公當如此去之取妻當以媒來周公當如此致之皆所以感動成王也

二章

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我覯之子籩豆有踐

管蔡之徒必有尚在成王之側者故曰不遠周公所以未還者為是故也去是則見周公而致禮通情斯

有日矣

聞音曰賤慈演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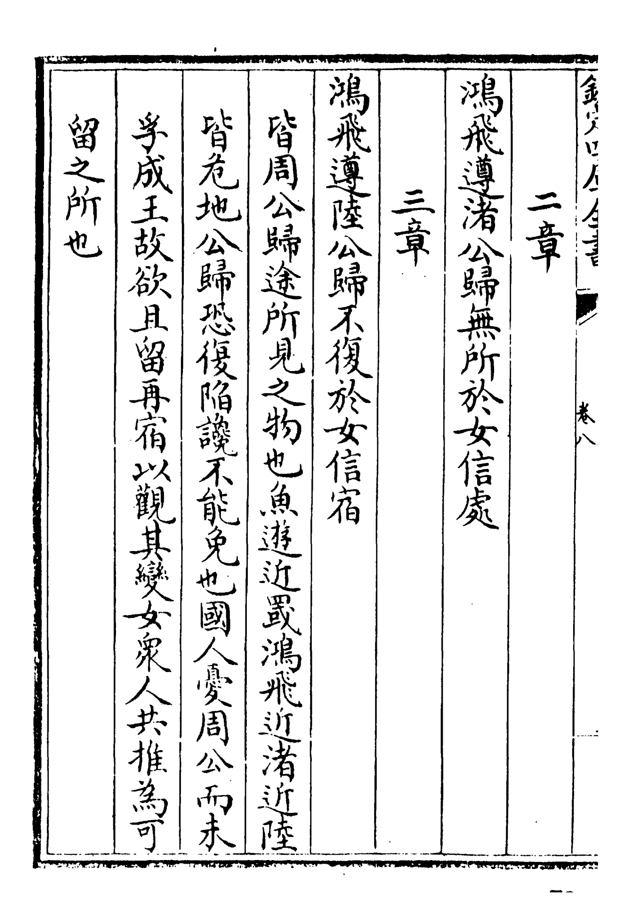
總聞曰害周公者固不為少而知周公者亦不為不多成王之明而又有賢者以感悟之此天所以相周也考書二公名公太公也諸史有執事莫知主名諸人一信一噫二語移成王之心流成王之涕而天又動威于雷風禾木之間文武之澤深矣此詩當是諸史百執事之徒所作顧為媒者也司馬氏以雷風之事在周公既卒

之後蓋以昔公勤勞王家認昔爲古凡隔宿即爲昔何
論存亡其中明言惟朕小子其親逆我國家禮亦宜之
不應以十年之後事相聯成文而又意勢相貫决不在
十年之後也司馬氏恐非據皇極經世周公東征以丙
戌没以丙申併載于此

九罭

一章

九罭之魚鱒魴我覯之子衮衣繡裳



二章

鴻飛遵渚公歸無所於女信處

三章

鴻飛遵陸公歸不復於女信宿

皆周公歸途所見之物也魚游近罭鴻飛近渚近陸皆危地公歸恐復陷讒不能免也國人憂周公而未孚成王故欲且留再宿以觀其變女衆人共推為可留之所也

四章

是以有衮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

雖此有所逆之服然不可歸恐墮其計也國人憂疑

之心如此懲已往不能保將來也

聞句曰舊一章四句三章三句今為各三句九罭

之魚不斷

總聞曰鄭氏是東都也東都欲留周公為君謂成王賁

来衮衣願其封公于此以衮衣命留之無以公西歸此

說極有理東都為周公之計則甚精也初欲少留以觀事變又欲終留以奠别都若爾則不利孺子之讒乃驗周公之心上通乎天下通乎地當是武王遘厲以成王托周公故曰是有丕子之責于天蓋已屬後事也其後南面負扆之事雖以為疑然不必疑也聖人不事形迹如後世之肺腸大誥之作正危疑洶湧之時亦以王命告天下東征西歸又十年乃没天下康平國勢尊安若使周公避嫌遠疑如常情所存則非所謂出乎其類拔

乎其萃者也併載于此

狼跋

一章

狼跋其胡載疐其尾公孫碩膚赤舃几几

二章

狼疐其尾載跋其胡公孫碩膚德音不瑕

狼進則跋其胡退則疐其尾此與周公異意之人所

露之狀也周公尚留未歸已歸未至朝廷必有蹴踖

者成王亦為之遲疑也周公以大包之以美和之故居上公之位安而保聖人之德全也

聞音曰瑕洪孤切善哉吴氏之說曰載籍所傳自三代而下以至于今一字之聲無慮數變秦漢以前凡從叚者在平則讀如胡或自胡而孥在側則讀如護或自護而孥魏晉之間在平則讀如何或自何而孥在側則讀如賀或自賀而孥齊梁之後在平則讀為胡加切在側則讀為胡

駕切亦或自二音而變自胡而為何自何而為遐自護而為賀自賀而為下其聲音之變如此至其所以變則不得而知而魏晋以前或兼用後世之音至後世既變之後古音之存者葢䕺矣今以一二考之左氏傳宋野人之歌曰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豭此以豭為胡也楚辭遠遊漱正陽而含朝霞精神入而麤氣除司馬相如大人賦曰回車朅来兮會食幽都吸沆瀣兮餐

朝霞此以霞為胡也楚辭招魂瓊轂錯衡華英
假葭蘭桂樹鬱彌路又曰結撰至思蘭芳假人
有所極同心賦此以假為護也張衡狼比周公
如以鴟鴞比成王也此等當易
聞人曰公孫周公公季之孫也初止稱公季後乃
稱王季此詩止襲前稱大寧公子公孫皆實語
總聞曰此必逆周公之使者行道所見也詩人未有無
故而興辭觸物吐情此非以狼而詆其人也

詩總聞卷八